

#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探析

——以《骆驼祥子》为例

熊康燕, 王 莲

贵州财经大学外语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5日

## 摘 要

本文在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对施晓菁《骆驼祥子》英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进行系统探析。通过分析译者在预备规范层面遵循的翻译政策以及是否直接翻译, 初始规范层面的翻译倾向, 以及操作规范层面具体采用的翻译策略, 进而探讨译者在面对这一类具有浓厚本土文化特色的文化负载词时, 会采取何种翻译策略。研究发现, 施晓菁在处理《骆驼祥子》中的文化负载词时, 整体倾向于目标语可接受性, 多采用归化、意译策略确保可读性; 同时在关键处通过直译、加注等方式适度保留文化异质性, 体现了动态平衡的翻译策略。

## 关键词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 文化负载词英译, 《骆驼祥子》

# A Study on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ulture-Loaded 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y's Norms Theory

—Taking *Camel Xiangzi* as an Example

Kangyan Xiong, Lian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y 6, 2026; accepted: June 15, 2026; published: June 25, 2026

## Abstrac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culture-loaded terms in Lynette

**Shi's English version of *Camel Xiangz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ideon Toury's translation norms theory. By examining the translation policies followed by the translator at the preliminary norms level, including whether direct translation is adopted, the translation orientation at the initial norms level, and the specific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at the operational norms level, the research explores how the translator addresses such terms imbued with strong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in dealing with culture-loaded terms in *Camel Xiangzi*, Lynette Shi generally leans toward target-language acceptability, frequently adopting domestic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ensure readability. Meanwhile, at critical points, she appropriately retains cultural heterogeneity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s, reflecting a dynamically balanced translation approach.**

## Keywords

Toury's Translation Norms Theory,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Camel Xiangzi*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在 1936 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背景设定在旧时代的北平,通过一位名叫祥子、外号“骆驼”的人力车夫坎坷不幸的命运,深刻展现了城市底层劳动民众的艰难生存状态[1]。其文本中蕴含着大量具有鲜明地域与时代特色的文化负载词,如方言俗语、行业术语、民俗称谓等。这些词汇不仅是语言符号,更是承载特定社会文化信息的载体,它们的翻译质量直接影响着作品在英语世界中的文化传递与接受效果[2]。该小说自问世以来,已被译成十几国文字,英译本最早由伊万·金(Evan King)于 1945 年出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珍·詹姆斯(Jean M. James)和施晓菁(Lynette Shi)的译本相继出版,最近期的译本由汉学家葛浩文(Haward Goldblatt)于 2010 年完成。

纵观这些不同时期的译本,我们不难发现译者在文本选取与翻译策略的运用上,往往因时代而异。本文将借鉴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分析施晓菁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分别从三个层面探究译者采取的具体翻译策略以及其背后反映出怎样的历史动因与译者考量。研究发现,施晓菁译本在整体上倾向于保障目标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多采用归化与意译策略以提升文本流畅度与可读性;同时,在关键文化意象处,亦通过直译、音译加注等方式有选择地保留源语文化异质性,体现了在跨文化传播中寻求动态平衡的翻译智慧。

国内学界对《骆驼祥子》英译本的研究历经四十余年,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格局。现有关于《骆驼祥子》英译的研究多集中于译本对比、文化负载词翻译及译者主体性探讨。孙会军(2013)较早对《骆驼祥子》四个英译本进行梳理,指出不同译本在文化信息传递上差异明显,受社会语境与译者选择影响[3]。此后,研究者从生态翻译学、多元系统理论、翻译诗学、操纵理论等多重视角切入,对译本进行比较分析。在文化负载词领域,研究主要聚焦于京味方言、称呼语、习语、地名等语言文化元素的翻译策略及其效果差异[4]。刘苗苗(2025)从框架操作角度分析葛浩文译本的文化负载词处理,其译本侧重异化策略的运用[4]。相较之下,学界对施晓菁译本中策略选择背后的规范动因的专项规范研究较少。

国外对《骆驼祥子》英译本的研究已超越早期文本对比,发展为融合文化研究、社会学、性别理论与数字人文的多维度领域。学者们聚焦伊万·金、詹姆斯、施晓菁与葛浩文四个主要译本,广泛运用操

控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社会翻译学及语料库方法。综上所述, 纵览国内外相关研究, 学界对《骆驼祥子》英译本的探讨虽已从文本对比拓展至文化阐释, 但大多聚焦于归化/异化等策略分类或个别理论视角的效果评判, 鲜有从图里翻译规范理论出发, 系统描写文化负载词翻译过程中译者所遵循的预备规范、初始规范与操作规范。现有成果对翻译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制约机制缺乏动态考察, 这恰恰为本研究提供了突破空间。

## 2.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概述

翻译规范议题在西方译学传统中源流已久, 自西塞罗至奈达的“等值论”等均有所探讨, 但“翻译规范”作为系统概念直至20世纪中后期才得以确立[5]。捷克学者吉瑞·利维最早引入“规范”概念, 然未深入阐述。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真正将其提升至理论高度, 通过1930~1945年间译入希伯来语小说的考察, 重构翻译规范体系, 指出其本质为将普遍价值转化为具体行为指令。他在《文学翻译中的规范性质与作用》及《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中系统阐发了规范理论, 将翻译规范划分为初始规范、预备规范与操作规范三类, 突破了传统文本中心主义, 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系统性分析框架[6]。

其后, 西方学者在此基础上持续推进: 彻斯特曼(1997)基于模因论提出社会、伦理与技术规范三元结构; 赫曼斯强调译者主体性与规范协商[7]; 整体上, 西方翻译规范研究经历了从微观文本分析到宏观社会文化考察的范式转型。

国内对图里翻译规范理论的引介与研究大致历经三个阶段: 理论介绍期(2001~2005)以赵宁、傅勇林、韩江洪等学者为主, 系统介绍理论内容, 推动研究范式从规定性转向描述性; 理论研究期(2006~2015)进入理论深化期, 韩庆果、张冬梅等对规范进行重新分类与哲学反思, 拓展其解释维度; 理论发展期(2016至今)则呈现理论重构与本土化趋势, 马萧、徐慧敏、王军平等学者注重理论在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动态协商与译者能动性, 推动其与中国译学话语结合。整体上, 研究在理论阐释与实证应用方面取得进展, 但仍存在文本类型覆盖有限、系统讨论不足等局限。

## 3. 案例分析

以下将依据图里翻译规范理论, 对施晓菁的《骆驼祥子》英译本展开具体分析。首先概述施晓菁译本整体情况, 进而从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及操作规范三个层面, 系统考察译者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所采取的策略。

### 3.1. 施晓菁译本简介

施晓菁翻译的《骆驼祥子》(1981年外文出版社出版)是这部京味文学经典的一个完整英文译本, 在翻译质量上广受认可。该译本没有改变原著的结局, 而是完整地呈现了故事的悲剧结局。译者以流畅自然的当代英语精准再现了老舍凝练生动的白描语言, 尤其在处理富含地域特色的北京方言与底层人物口语时, 既避免生硬直译, 又通过灵活归化保留了原文的生活气息与人物神韵。译本在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上注重传达内涵而非字面对应, 并在章节标题等处添加了简要解释, 平衡了可读性与文化忠实度[8]。整体而言, 该译本以严谨的态度与地道的英文表达, 成功将祥子的命运悲剧与北平风貌呈现给英语读者, 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典范之作。

### 3.2. 预备规范

预备规范涉及文本选择与翻译策略的译前决策, 指导译者根据自身的翻译目的从而选择要翻译的文本。

首先, 通过阅读译本的前言部分, 施晓菁直接从汉语原著翻译了《骆驼祥子》, 她的译本虽然不是

最早的英译本, 但也是重要的全译本之一。

### 3.3. 初始规范

初始规范决定译文整体倾向源语“充分性”(贴近源语文本和学术规范)或目标语“可接受性”(适应目标语学术生态和读者期待)的整体策略。下面以四个文化负载词为例, 对其译本的整体翻译策略进行分析:

例 1: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 年轻力壮, 腿脚灵利的, 讲究赁漂亮的车, 拉“整天儿”, 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1]。

译文: The **rickshaw pullers** of Beiping fall into many different categories. There are strong, fleet-footed young men who rent smart rickshaws and work round the clock, starting work or knocking off whenever they please [9].

分析: 在翻译规范理论框架下, “洋车夫”译为“rickshaw pullers”体现了初始规范中明显的目标语可接受性倾向。译者未采用直译“foreign-cart pullers”, 而是选用英语中已有固定文化对应的“rickshaw”——该词自 19 世纪末已进入英语词汇, 指代东方人力车, 能自然唤起英语读者对特定历史交通工具的认知。同时, “pullers”准确传达了“拉车者”的职业动作, 整体构成一个符合英语复合词构词习惯、语义清晰且文化负载适中的术语。

例 2: 这些人, 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 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1]。

译文: These men have already sold the best years of their lives, and now the **maize muffins** on which they subsist are transformed into blood and sweat which drip on to the road [9].

分析: “窝窝头”译为“maize muffins”明显倾向于目标语的可接受性。译者未采用音译“wo wo tou”或直译为“steamed cornbread”, 而是选择“maize muffins”这一英语读者熟悉的食物概念, 虽在形态与文化内涵上与原文的北方粗粮存在差异, 但准确传达了“廉价、简易、赖以维生的主食”这一核心语义。

例 3: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 从南来了两辆车。车上坐着的好像是学生[1]。

译文: Just at that moment, two rickshaws heading north appeared. The passengers looked like two students [9].

分析: 译文将其处理为“Just at that moment”, 没有直译其字面形象(如“joint of the bone”之类可能令目标语读者困惑的表达), 而是用英语中自然、流畅的时间状语来传达其核心语义功能。这种做法舍弃了源语的文化意象, 优先满足目标语读者的理解习惯与阅读期待。

例 4: 车口上的几辆车没有人**搭茬儿**[1]。

译文: The few pullers at the rickshaw stand **did not reply** [9].

分析: “搭茬儿”是汉语口语中一个生动形象的文化负载词, 指“接话”“回应别人的话”, 带有明显的互动性和口语色彩。译文将其处理为“did not reply”, 舍弃了“茬”这一隐含的“话头”意象, 直接用英语中通用、自然的动词“reply”来表达语义核心。这种译法避免了直译可能造成的生硬或费解, 优先保证了目标语读者对情节的顺畅理解。

这样的例子在施晓菁的译本中还有很多, 通过细致对比这些例子可以得知施晓菁的译文整体偏向目标语读者的期待, 多采用意译、偏向可接受性的归化策略。

### 3.4. 操作规范

操作规范指的是翻译过程中采用的具体策略, 包括增译与省译, 以及诸如语态转换、引语处理、添

加注释等具体方法。

例 5: 他还强打着精神, 不专为混一天的**嚼谷**, 而且要继续着积储买车的钱[1]。

译文: So they have to make a very early start in the hope that, by three or four in the afternoon, they will have earned enough for the rickshaw rent as well as their **daily needs** [9].

分析: “嚼谷”一词在译文中被处理为“daily needs”, 体现了典型的母本规范与矩阵规范协同作用。操作规范关注译者在实际转换过程中的具体选择, 此处译者未采用直译或音译, 而是进行意译处理, 将具有北方方言特色的“嚼谷”(字面指吃喝, 引申为日常开销)转化为英文中高度概括的“daily needs”。这一处理同时包含省译(略去“混一天”的口语色彩)和结构整合(将“嚼谷”与“车份儿”合并为“rickshaw rent as well as daily needs”), 既确保了目标语读者的可理解性, 也顺应了英文表达注重抽象概括的句式习惯, 反映出译者在操作层面倾向于功能对等与文化适应的规范导向。

例 6: 假若他的环境好一些, 或多受着点教育, 他一定不会落在“**胶皮团**”里, 而且无论是干什么, 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1]。

译文: If his situation had been a little better, or if he had had a bit more education he would certainly not have fallen among the “**Tyre Brigade**” [9].

分析: “胶皮团”被译为“Tyre Brigade”体现了显著的形式对应与异化保留倾向。操作规范关注译者在语言转换中的实际抉择, 此处译者采用了直译加引号的策略, 将中文隐喻性行业俗称“胶皮团”(指拉车行业)转化为同样具有比喻色彩的英文复合词“Tyre Brigade”。这一处理同时遵循了母本规范(保留源语文化意象与修辞结构)和矩阵规范(适应英文构词法, 如“Brigade”暗示集体性行业)。译者未选择意译为“rickshaw trade”或加注解, 而是通过直译与引号标记, 既在形式上保留了原文的生动性与行业隐喻色彩, 也通过“Tyre”(胶皮)这一具体意象在目标语中激活了类似的联想机制, 反映出操作层面对文化特有表达采取显化移植的规范导向, 兼顾了文化异质性与文本内连贯。

例 7: 他想起自己原来穿着的白布小褂与那套阴丹士林蓝的**夹裤褂**; 那是多么干净体面[1]!

译文: He thought of his white cotton shirt and indigo **blue lined suit**. How smart and clean they had been [9]!

分析: “夹裤褂”指老式的中式双层衣裤: 上衣为褂, 下装为裤, 夹层设计适合春秋穿着, 译文并未直译为“double-layer jacket and trousers”, 而是简化为“lined suit”, 其中“lined”精准传达了“有衬里/夹层”的材质特征, “suit”则用目标语读者熟悉的上下一套服饰概念加以概括。这一处理舍弃了“褂”与“裤”的字面差异, 避免因文化细节过多而造成理解负担, 属于典型的意译与归化策略。

例 8: 是的, 世界上还有许多比**阴丹士林蓝**更体面的东西, 可是祥子知道自己混到那么干净利落已经是怎样的不容易[1]。

译文: Of course in this world there are many things smarter than **indigo blue cloth**, but Xiangzi knew how difficult it had been for him to reach even that level of cleanliness and spruceness [9].

分析: “阴丹士林蓝”原为一种合成染料的商品名(Indanthrene), 在 20 世纪上半叶常用来指代这种耐洗耐晒的深蓝色布料, 象征体面与整洁。译文未采用音译或直译“Indanthrene”, 而是译为“indigo blue cloth”。其中, “indigo blue”借助英语文化中熟悉的“靛蓝”色意象, 替代了源语中特定的品牌色彩; “cloth”则明确材质属性。这一处理舍弃了商品名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优先确保目标语读者快速获得视觉形象与情感联想。

通过上述例子分析, 在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 《骆驼祥子》施晓菁译本在操作规范层面体现出

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取向。译者面对不同类型的文化负载词时,并未统一采取归化或异化,而是依据词语的文化专属性、语境功能与目标语可接受度进行动态调整。译者常在母本规范(忠实于源语文本的语义与修辞结构)与矩阵规范(顺应目标语表达习惯与读者接受度)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其具体操作既可能表现为通过意译、省译或结构整合实现文化信息的概括与转化,以优先确保译文的自然流畅与可理解性;也可能倾向于采用直译、加注或显化补偿等手段,在目标语中尽可能保留原文的文化意象、隐喻色彩或历史语境,以凸显文本的异质性与文化身份。这些抉择不仅反映出译者对特定文本功能与读者期待的判断,也体现了操作规范在微观语言层面协调文化传递与交际效用的核心导向,最终目的在于达成跨语言转换中文化内涵的最大化传递与文本效果的最佳化再现。

#### 4.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施晓菁《骆驼祥子》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译例,发现译者在整体上体现出明显的目标语倾向,注重译文的可读性与读者接受度,同时在具体操作中展现出灵活多变的策略以达到动态平衡。译本一方面通过意译、归化等方式,将具有强烈地域与文化特征的表达转化为英语读者易于理解的概念,确保叙事流畅与情感传递有效;另一方面,在保留原文修辞特色与文化意象的关键处,适时采用直译、加注或显化解释,适度维持文化异质性,避免意义流失。这种既顺应目标语规范,又谨慎引入源语文化元素的处理方式,反映出译者在跨文化转换中兼顾“可接受性”与“文化忠实”的双重考量。施译本的实践表明,在文学翻译尤其是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中,并无固定不变的策略,而应根据文本功能、读者期待与历史语境进行动态调适。

#### 参考文献

- [1] 老舍. 骆驼祥子[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 [2] 郑德虎. 中国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 上海翻译, 2016(2): 53-56.
- [3] 孙会军. 《骆驼祥子》的四个英译本比较研究[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3(11): 40-50.
- [4] 刘苗苗. 文化负载词英译中的框架操作——以《骆驼祥子》葛译本为例[J]. 中国民族博览, 2025(3): 238-240.
- [5] 韩江洪. 切斯特曼翻译规范论介绍[J]. 外语研究, 2004(2): 44-47+56-80.
- [6] Toury, G. (2012)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Revised Editio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7] Chesterman, A. (2012)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8] Schaffner, C. (1999) *Translation and Norms*.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9] Lao, S. (1981) *Camel Xiangzi* (Trans. Shi Xiao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